

「七」體考辨

陳成文*

摘要

西晉傅玄〈七謨序〉首先將「七」視為一種文類，漢魏六朝創作繁盛，蔚為「七林」，《昭明文選》、《文心雕龍》亦有「七」之專篇討論，後世文學選集亦多設「七」類。雖然章學誠《文學通義》對於七體能否獨立一體持反對意見，但從枚乘〈七發〉及其摹擬者在「虛設主客」、「問對凡七」等結構模式中進行始邪末正的說服的寫作模式來看，與東方朔〈七諫〉或東方朔〈答客難〉以來「對問」系列作品明顯不同，應可自成「七」類。中唐柳宗元〈晉問〉與「七」名異而實同，其開創的圖寫都邑風土的主題，突破漢魏六朝以來「七」體之規仿因襲，為其後的「七」體作者所繼承與發展。宋代晁補之〈七述〉、都頡〈七談〉、王應麟〈七觀〉依此衍為「方志」書寫；宋代孫因〈越問〉、明代袁表〈七稱〉、陳子龍〈吳問〉、清代王修玉〈越問〉則持續吳、越之都邑主題，可謂踵事增華，代不乏人。明清文學選集如《明文衡》、《明文在》、《皇明文範》、《明文在》、《皇清文穎》、《皇清文穎續編》、《七體匯抄》除持續收錄以「七」為名的「七」體，也收錄宋濂〈志釋〉、王禕〈文訓〉、貝瓊〈巢雲對〉、方孝孺〈公子對〉、王達〈卻巧文〉、唐順之〈鴈訓〉等非以「七」名篇者。考察這些篇章的組織結構與寫作模式，明顯具有「七」體之文類特徵，當可歸入「七」體討論。《明文徵》雖不設「七」體類目，但立「枚乘體」一類，收錄趙時春〈九難〉和〈七秘〉兩篇，是將〈九難〉視為「七」體。就趙時春〈九難〉虛設主客與往復問對觀之，實為摹擬枚乘〈七發〉之作，以其問對凡九，故以「枚乘體」名之。又，本文依「七」體之文類特徵，爬梳從漢迄清「七」體之作一百零七篇，提供進一步研究的參據。

關鍵詞：七體、七發、文類、晉問、九、對問

* 陳成文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將「七」視為一種文類，最早見於西晉傅玄的〈七謨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款〉、〈七說〉、〈七躅〉、〈七舉〉、〈七設〉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侈而託諷詠，揚輝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啟〉、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凌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餘以為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閒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¹

這段文字不僅評騭個別作品，也勾勒漢魏時期「七」這一系列作品「承其流」、「廣其源」的傳衍軌跡。與傅玄同時而稍後的摯虞編纂《文章流別集》時，正式將此類作品標明為「七」，並指出傅玄曾「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摯虞《文章流別集》一書已亡佚，²但由此可見晉人已將〈七發〉及其摹擬者之作獨立析出，編纂專屬「七」這一文類的總集。南朝時期，范曄《後漢書·文苑傳》可以見到如下的記載：

（傅毅）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李尤）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崔琦）所著賦、頌、銘、誄、箴、弔、九容、七言，凡十五篇。³

范曄同樣將「七」與其他文類區別。梁朝劉勰《文心雕龍·雜文》也將「七」視為一種文類，與「對問」、「連珠」並列討論。任昉輯《文章緣起》，論列 84 種文體，〈七發〉即為其中一類；梁蕭統編《文選》則專列「七」類，收錄枚乘〈七發〉、曹子建〈七啟〉、張協〈七命〉 3 篇。此外，《隋書·經籍志》「總集」類也可看到「謝靈運撰《七集》 10 卷、卞景撰《七

¹ 收入歐陽詢編：《藝文類聚》（臺北：新興書局，1973 年）卷 57，頁 1543。

² 摯虞：《文章流別集》已佚，轉引自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卷 590，頁 2787。

³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80，頁 2613、2616、2623。

林》10卷、顏之推撰《七悟》一卷」⁴的記載。上述的七體總集及作品雖已亡佚，但「七」被視為一種文類殆無可疑。後世類書如《藝文類聚》卷57「雜文部」有「七」類；⁵宋代《太平御覽》卷590「文部六」也有「七」類。⁶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卷46列「七」體，⁷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有「七」條。⁸至於後世總集如明代程敏政編《皇明文衡》、⁹張時徹編《皇明文範》、¹⁰清代薛熙編《明文在》¹¹皆設「七」類；清代不著撰人的《皇清文穎續編》也將「七」單獨立類；更出現總彙歷代「七」體之作的《七體彙抄》，¹²是繼傅玄《七林》、謝靈運《七集》以來的「七」體總集。

對於「七」獨立成為一個文類，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詩教下》曾提出質疑：

《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為「七」，則〈九歌〉、〈九章〉、〈九辯〉，亦可標為「九」乎？¹³

章氏之質疑是否成立？七是否可單獨立類，又其文類特徵為何？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二、漢魏六朝「七」體之形成與興盛

其實七體之所以能夠獨立成類，是因為〈七發〉之後作者繼踵，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創作群和遞相祖述的結構模式，劉勰《文心雕龍·雜文》將「七」與「對問」、「連珠」列入「雜文」的範圍，又說「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¹⁴可見劉勰所謂「雜文」與當時貴遊文學之賦有密切的關係。劉勰《文心雕龍·雜文》對〈七發〉及其擬作者有如下的述評：

⁴ 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35，頁283-292。

⁵ 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新興書局，1960年）。

⁶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卷590，頁2787-2788。

⁷ 徐師曾：《文體明辨》（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⁸ 吳訥：《文章辨體》（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⁹ 程敏政：《皇明文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卷22，四部叢刊本。

¹⁰ 張時徹編：《皇明文範》（臺南：莊嚴文化，1995年）卷6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¹¹ 薛熙輯：《明文在》（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卷19。

¹² 《七體彙抄》今存清內府抄本，不署編者姓名，收錄作品始於西漢枚乘〈七發〉，止於明末周伯耕〈七對〉，可推知其成書年代大抵為明清之際。其所選七辭存目15篇，抄錄24篇。

¹³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史學出版社，1973年），頁23。

¹⁴ 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255。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辯〉，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¹⁵

這段對於漢魏六朝「七」體的評騭，既歸納作品的風格特色，也勾勒出這類作品「迭相祖述」的發展脈絡。「七」體創作始於西漢枚乘〈七發〉，東漢時期進一步的發展，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辯〉，到魏晉六朝曹植〈七啟〉等作品相繼出現，逐漸形成了以〈七發〉為首的一種獨立的文類。

《文選》稱「〈七發〉八首」，¹⁶全篇包含八段文字，包含篇首序文及七段問對。枚乘〈七發〉始設「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吳客認為太子之病因在於貪欲過度，享樂無節，其疾非一般藥物可以治癒，藉以引出正文。後面七段是正文，鋪陳七件事，借主客問答將各段加以連綴。〈七發〉藉由吳客先分別描寫音樂、飲食、車馬、遊觀、田獵、觀潮等六種享受，欲逐步誘導楚太子改變生活習性，六事呈線型結構分佈，移步換形，逐層推進，但太子都以「僕病，未能也」推辭，不願採納，最後吳客提出為太子引見方術之士，以「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太子聞言，「於是太子據几而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溷然汗出，霍然病已。』」以病體竟迅速痊癒結束全文。《文選》李善注以為：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¹⁷

就文章體制而言，〈七發〉與〈七諫〉並不相類。東方朔〈七諫〉由「初放」、「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七章組成，各自成篇，與屈原〈九章〉、〈九歌〉之作相似。〈七諫〉藉詠歎屈原身世，表現對世俗蔽賢、小人居勢的怨憤，抒寫作者的怨憤和憂思，漢代如劉向〈九歎〉、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等亦屬代屈原立言之作，逐漸形成擬騷系列。東方朔〈七諫〉之篇章結構、思想情感，與

¹⁵ 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256。

¹⁶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卷34，頁1559。

¹⁷ 同上註。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也說：「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辭〈七諫〉之流也。」，頁138。

「七體」並不相侔，從古代編輯的「七」體作品文獻和關於「七」體創作的論述中看，既不收錄〈七諫〉，也不以東方朔為「七」體作者。

類似〈七發〉的故事結構，成為後世「七」體摹寫的成規，東漢傅毅作〈七激〉，首開「七」體「招隱」之主題，《後漢書·傅毅傳》云：

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¹⁸

〈七激〉開頭講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清思黃老。玄通子勸說其出仕建立功業。玄通子先分舉妙音、美食、禦車、觀獵、聽歌、觀舞六事以勸誘徒華公子，徒華公子不為所動，最後玄通子勸徒華公子學習聖道，使他興起振作。至於張衡〈七辯〉則虛設主人無為先生與虛然子、雕華子、安存子、闕丘子、空桐子、依衛子、仿無子七位辯士的「一主七客」問答，七子分述宮室、滋味、音樂、女色、輿服、神仙之駢麗，無為先生對前五子之言默默無對，對依衛子之說雖有所言，實際上卻不以為然，婉言謝絕。最後被仿無子言「聖皇之德」所感動，乃改變心意回應仿無子之言。同是招隱，但結構模式則從主客七問七答變為一主七客之七問七答。魏晉六朝以降，「七」體如劉廣世〈七興〉開篇「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¹⁹崔琦〈七鬪〉篇首「寒門丘子有疾，玄野子謂之」，²⁰當為追步枚乘〈七發〉療疾之作，唯兩篇皆為殘篇，無法窺得全貌。至於三國曹植〈七啟〉則完整保留，〈七啟序〉云：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²¹

曹植〈七啟〉設為玄微子與鏡機子之主客問答，鏡機子先以「肴饌之妙」、「容飾之妙」、「羽烈之妙」、「宮館之妙」、「步光之劍」的佩飾、「遊俠及上古貴公子之奇節異行」六件世間的美妙之事來引誘玄微子，但都沒有打動玄微子。最後，鏡機子以太平盛世力當效命而使玄微子「願反初服，從子而歸」。王粲〈七釋〉則虛設「潛虛丈人」陳述六件世間的美事引誘隱者，隱者不為所動。最後以儒家入世思想規勸，才使隱士欣然出山入仕。晉朝張協作〈七命〉，寫「沖漠公子」玩世高蹈，遊心浩然。「殉華大夫」勸他順時而出，效命聖道，以求揚名。殉華大夫所舉六事，也以音曲至妙、宴居浩麗、田遊壯觀、神劍希世、天驥駿逸、佳餚異饌加以誘導，沖漠公

¹⁸ 范曄：《後漢書》卷80，頁2613。

¹⁹ 《全後漢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43，頁12上。

²⁰ 同上註，卷45，頁24上。

²¹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34，頁1576。

子均不為所動。最後殉華公子誇耀當朝德政之美，終於使沖漠公子拳拳服膺。類似這種以儒家入世思想規勸，使隱士欣然出山入仕的主題內容，成為魏晉六朝「七」體寫作的主流。游適宏〈七：一個文類的考察〉指出「七」具有「虛設主客」、「問對凡七」、「始異終契」、「腴辭雲構」之結構特徵。²²郭建勛〈「七」體的形成發展及其文體特徵〉認為：

〈七發〉虛擬性的主客問答、七事一文而「六過一是」的總體架構、渲染鋪陳的描寫手法等，奠定了「七」體的基本格局體制。²³

七事之內容為「始邪而未正」，至於主客兩造意見則「始異而終契」歸納七體之結構模式，全篇虛設主客問答，採用「問對凡七」的模式，藉客方腴辭雲構地鋪陳前六事，而主人推辭不就，逐漸逗出主題，最後由客方提出「要言妙道」，使主人心悅臣服，改從其志。歸納「七」體之結構模式，全篇虛設主客問答，採用「問對凡七」的模式，藉客方腴辭雲構地鋪陳前六事，而主人推辭不就，逐漸逗出主題，最後由客方提出「要言妙道」，使主人心悅誠服，改從其志。七事之內容為「始邪而未正」，至於主客兩造意見則「始異而終契」。

三、中唐柳宗元〈晉問〉與「七」體之新變

南宋學者王應麟於《玉海》卷 54 撰「晉七林」一目，其下悉數歷代「七」體之作，有唐一代僅得沈佺期〈七引〉一篇，與漢魏六朝創作之繁盛不可同日而語。沈佺期〈七引〉並序云：

觀「七」之作也，始自枚乘，詞人爭鋒，世有遺唱。嘗因紙墨，輒疏〈七引〉，雖寡沉鬱之能，冀存諷諭之使。爰命二弟，亦同斐然。²⁴

沈佺期〈七引〉完整保存，其二弟沈全交、沈全宇「七」體之作則已亡佚。沈佺期〈七引〉虛設「履默子」閉門獨居，「宣驕子」前往勸說之主客問答，宣驕子分別以宮苑之壯麗、鬢髯之壯逐、飲膳之至妙、服御之至妙、音色之兩妙、人靈之卓異，履默子均不為所動，最後，宣驕子讚頌當朝盛世明君來勸說履默子，終使履默子願意「隨子而行」，是一篇回歸先唐「七」

²² 游適宏：〈七：一個文類的考察〉，《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7 卷第 2 期，頁 205-220。

²³ 郭建勛：〈「七」體的形成發展及其文體特徵〉，《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第 5 期，頁 53-59。

²⁴ 沈佺期、宋之問著，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268。

體「招隱」之作。縱觀漢魏以迄初唐，「七」體創作主題大抵不出療疾與招隱的範疇，如此遞相模擬的創作主題，直到中唐柳宗元〈晉問〉才有所轉變，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就指出：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續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²⁵

肯定柳宗元〈晉問〉對於「七」體的創新之功。柳宗元籍隸河東，古屬晉也，其〈晉問〉設為「柳先生」與「吳子」的問答，以一問一答的形式，分別從山水、金鐵、名馬、北山、河魚、鹽寶、晉文公之霸業等七方面進行鋪敘，而終以堯之遺風，其意蓋欲「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晉問〉寫作模式顯然採用「七體」的寫作模式，鋪敘晉地之山川形勝，主題內容上則可見闡述為民興利的政治主張與理想之新變。

柳宗元〈晉問〉雖然形式上仿「七」體，但卻並不以「七」為名，其能否歸入「七」體也就存在歧見，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卷46列「七」一類，僅錄〈七發〉、〈七啟〉、〈七命〉3篇，於「七」條歷敘「七」體之篇章源流後，說：

至唐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迥別，殆所謂不泥其跡者歟！顧其名既謂之「問」，則不得並列於此篇。²⁶

徐師曾以篇章題名為準據，將〈晉問〉置於「七」體之外。與徐師曾同時的吳訥，其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於「七」條下遂錄洪邁《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條讚譽柳宗元〈晉問〉新創「七」體之語，並將之收入「七」體。清代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也說〈晉問〉「即漢魏以來『七』之遺也」，與〈七發〉諸篇「名異而實同」，²⁷清代《七體彙抄》也收錄柳宗元〈晉問〉。

²⁵ 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7，頁90。

²⁶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138。

²⁷ 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83冊，卷25。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晉問〉引導唐後「七」體書寫的新趨向，北宋晁補之〈七述〉、都頡〈七談〉、南宋王應麟〈七觀〉都可見〈晉問〉影響之跡緒。晁補之〈七述〉序云：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啟〉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為〈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²⁸

晁補之假設眉公先生與潁川孺子的對話，從地理位置、偉觀極樂、妙工奇技、美食、鹽利、錢塘江潮等方面鋪敘杭州的風物地理，與〈晉問〉同為圖寫誇耀山川物產、風土人情之作。在晁補之之後，元祐6年，江西進士都頡作〈七談〉，洪邁《容齋五筆》云：

都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幹進士都頡始作〈七談〉一篇，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²⁹

都頡〈七談〉今已亡佚，但從洪邁《容齋隨筆·五筆》的記載，可見其謀篇之結構：

其起事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其二章，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桑葉蠶茧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果蔬果之衍，魚鱉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埴為器；其五章，言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堤；其六章，言鄱陽之水；其七章，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年而成，比之太沖十稔，平子十年為無慊。³⁰

都頡〈七談〉假設建端先生與畢意子的問答，前6段申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傑；濱湖蒲魚之利，桑葉蠶茧之盛；林麓木植之饒，水果蔬果之衍，魚鱉禽畜之富；銅冶鑄錢，陶埴為器；宮寺游觀，王遙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堤以及鄱陽之水；最後一段以「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風」總結，從〈七談〉七段安排以及最後一段「言堯山之民，有陶唐之風」的總結來看，顯然受到〈晉問〉的影響。這種類似圖經地志的構思在南宋學

²⁸ 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收於《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卷28。

²⁹ 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6，頁892。

³⁰ 同上註。

者王應麟〈四明七觀〉也可見到。王應麟，字伯厚，初號厚齋，慶元府鄞縣（今屬寧波）人。南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辭官退隱後改號深甯居士，晚年則自稱深寧叟、深甯老人，因祖籍開封府浚儀縣，亦自稱浚儀遺民，門人弟子及鄉里士人尊稱厚齋先生、深甯先生。《延祐四明志》卷1在〈七觀〉之後，錄了一段署名「浚儀深甯老人王伯厚父述」的作者後記：

河東為〈晉問〉，濟北為〈錢塘七述〉，余頗識鄉里故事，欲擬相如久矣，年六十始克為之，眎晁子十六歲之作，汗顏滋甚。筆力衰薈，見聞單陋，效贖不能奇也。後十年，篋中得舊藁，不忍棄，錄而藏之。山川不改，風俗非昔，祇以增懷古之一慨云。³¹

顯見其欲追摹柳宗元〈晉問〉、晁補之〈七述〉之情。王應麟〈七觀〉又名〈四明七觀〉，³²全篇假設「東野先生」與「南州公子」的主客問答，通過南州公子「願啟我以偉觀，博我以奇概」的拜求展開篇章，其下圍繞四明風土，鋪陳家鄉四明的地理位置、觀潮山水、海產魚鹽、水利、歷史古跡、才俊、名節之士，最後歸旨於四明風俗之美、學問與道義之隆盛。元代著名學者袁桷曾從學於王應麟，袁桷編《延祐四明志》時，就將王應麟〈七觀〉直接收入本書〈土風考〉部分，清雍正年間纂修的《浙江通志》也收錄〈七觀〉全文，可見王應麟〈七觀〉已被視為考察浙江四明風土的重要文獻資料。此外，宋代孫因作〈越問〉一篇，〈越問〉序云：

成〈越問〉一篇，釐為一十五章，凡三千九十五字。借《楚辭》體而去其羌許零佗之聲，倣〈晉問〉意而削其詰屈聱牙之製，非足以發揚會稽之盛，庶幾附郡志之末云。³³

孫因明言本篇乃依仿〈晉問〉而作，孫因〈越問〉於「篇引」之後，分列鋪寫越地「封疆」、「金錫」、「竹箭」、「魚鹽」、「舟楫」、「越釀」、「越茶」、「越紙」、「神仙」、「隱逸」、「勾踐」、「舜禹」、「駐蹕」、「良牧」十四組問對。其鋪寫越地之地理疆域，山川形勝，又歷數越地之金錫、竹箭、漁鹽、水利、釀酒、製茶、造紙等特有而豐饒的物產，至於神仙、隱逸、帝王以及州官良牧，亦粲然具陳，欲以「附郡志之末」，以備述越地之風土地理。其後，張昞編《寶慶會稽續志》時將孫因〈越問〉全文收錄於該書卷八，成為考察浙江會稽的重要文獻資料。

³¹ 袁桷：《延祐四明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1，四庫全書本。

³² 同上註。

³³ 《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438〈儒林八〉有傳。

³⁴ 張昞：《寶慶會稽續志》（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卷8。

明清時期仍可見承柳宗元〈晉問〉遺緒之作，明代袁表作〈七稱〉，〈七稱序〉云：「誇吳之美，設為秦客以發其端，末乃終之以皇業。」³⁴可見乃繼踵〈晉問〉而作，〈七稱〉虛構秦客與東吳先生之問答，分別鋪寫吳地山川、物產、宮室、聲色歌舞、校獵、人才之富饒盛美，文末歸旨於高皇帝業之隆盛尊崇，其意乃藉稱頌吳地，進而發揮皇猷，頌揚國美。其後，陳子龍作〈吳問〉，進一步推衍吳地之美，〈吳問〉序云：

夫敷教誇麗之文，歸哀本朝尚矣，唐起晉陽，克定九有。柳宗元以晉人作〈晉問〉，不能光揚明盛，昭宣龍躍，顧引典策之遺文，指茫忽莫綴之俗，辭極豐異，旨則遠矣！余惟古之君王都江左者，或得或失，強弱異觀，要之高皇之澤偉矣，雖功德遐被，神明洋溢，推所寢大，實惟有吳風教固殊焉。吳人袁表作〈七稱〉，推本此意，惜辭太樸，子龍爰作〈吳問〉。³⁵

陳子龍〈吳問〉在鋪敘吳地地形、陸產、宮室、衣飾、美女、海產、文人墨寶、吳越爭霸文苑等之後，也以「我朝興于吳」而歸於贊頌當朝，其創作旨趣與袁表〈七稱〉若合符契。

又，清代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於本書第四帙收錄王修玉〈越問〉一篇，目錄家將其著錄在史部「地理」類，是繼宋代孫因〈越問〉以來鋪陳越地風土地理之作。《檀几叢書·越問》文後附有清代著名學者谷霖蒼的評語：

司馬〈上林〉，遊心百日；太沖〈三都〉，研思一紀。子於寸晷風簷，能殫見洽聞，窮研極麗。茂先博物，曹氏書倉，不能擅美矣。

神摹枚乘，才富柳州，故能清麗雄博，不數子安諸子。³⁶

谷霖蒼將王修玉〈越問〉與枚乘〈七發〉、柳宗元〈晉問〉相提並論，王修玉〈越問〉³⁷全篇虛設遠遊公子與巖處先生之問答，依序鋪陳山川、水澤、物產都市、聲色、名士、文章之盛，極言越地之風土人情，最後歸結於越地人文、風土之粲然可觀，旨在破除世人對於吳越地區「處南之偏，居海之隅，豪其形勝，固有遜於崎函：考其風華，又不類夫齊魯；霏凰之與鄰，

³⁴ 袁表：《袁永之集》卷12。明嘉靖丁未蘇袁氏家刊本。

³⁵ 陳子龍：《乾坤正氣集》（臺北：環球，1966年）卷436。

³⁶ 王暉、張潮編《檀几叢書》，收於《叢書集成續編本》第52冊，卷36。

³⁷ 王修玉，字倩修，錢江（今浙江錢塘）人，編有《歷朝賦楷》。王修玉著述頗豐，《浙江通志》卷183其名下著錄有《汴遊》、《松壑》、《蕭遠堂》、《據梧叢說》等，均已亡佚。

而靠履與之處也」的刻板印象；其篇章安排可見繼承〈晉問〉以來書寫風土地理的傳統。

四、元明清文學選集中的「七」

元代蘇天爵編《元文類》，未將「七」單獨立類，僅於卷45「雜著」類收錄袁桷〈七觀〉³⁸一篇，降及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七」條指出：

自柳子後，作者鮮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³⁹

吳訥將宋濂〈志釋〉、王禕〈文訓〉也一併列入「七」體之範疇。類此收錄非以「七」為名而實為「七」者，在明清文學選集中並不少見。吳訥之後，程敏政編《皇明文衡》⁴⁰，其卷22「七」類，即收錄宋濂〈志釋〉、王禕〈文訓〉、貝瓊〈巢雲對〉、王達〈卻巧文〉。明代張時徹《皇明文範》⁴¹卷67「七」收錄宋濂〈志釋〉、清代薛熙《明文在》⁴²卷19「七」類亦收王禕〈文訓〉、宋濂〈志釋〉以及王達〈卻巧文〉。不著撰人的《七體彙抄》則收錄宋濂〈志釋〉、王禕〈文訓〉、方孝孺〈公子對〉、唐順之〈雁訓〉。

宋濂〈志釋〉假借廣平文學向華容孝廉陳述己志而成篇，文分八節，廣平文學分述貪欲之樂、策勳建功、山川勝、諸子百家之盛、兵戰之奇、訪仙之趣，孝廉答以「願聞其他」、「更請大之」、「去聖逾遠，學術紛披」，直至最後兩節廣平文學講到傳注真儒，專心儒業，孝廉才指出「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進而歌曰「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可見該文主旨以學問道術為依歸。王禕〈文訓〉則以華川王生回答豫章黃太史公何為至文而組意構篇，文亦分八節，全篇藉華川王生之口分別述及文的發展、科舉之文、古文、文之為用、記事之文、諸子之文，對各種樣式、功用之文進行品評，太史公則答以「請置勿道，為言其他」、「學古之君子恥言之」、「姑舍是」、「於道則未也」、「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等語。直至華川王生詳述聖人載道之文乃是至文、載道之文後，「太史公軼然而驚、

³⁸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四部叢刊本。

³⁹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48。

⁴⁰ 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四部叢刊本。

⁴¹ 張時徹編：《皇明文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⁴² 薛熙輯：《明文在》（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喟然而嘆曰盡之矣，此蔑有加也」。二者受「七」體結構模式的影響明顯可見。貝瓊〈巢雲對〉假託淮南蘇恆，自號巢雲，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進而展開往返問答。全文由東吳生向巢雲先生申言居處之華美、高臺原隰之休樂、天籟音樂之娛、賓客貴遊之驕豪、干祿取爵之尊榮等，巢雲先生均不為所動，否定東吳生之勸誘。最後一段「東吳生」在「蘇恆」始終不認同其說的情況下，遂改問道「然則與雲卷舒，一壑一邱，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之流歟？」蘇恆接著放言高論，東吳生乃自嘆弗如。

方孝孺〈公子對〉一文先借越諸公子之口，極力鋪陳「淫樂田獵」、「富貴權勢」、「傳注立言」等事，以世俗之樂與富貴榮華說服「方子」；文末人物問對次序突轉，在「方子」滔滔雄辯中娓娓道出「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的心願，對照〈公子對〉後記中有「志於聖賢之道以為天下之事皆所宜為」之語，可見方孝孺宗經崇聖的文章旨歸。唐順之〈鴈訓〉則以「執徐之歲，有鴈集於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其繇曰：飛鳥遺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蹠華公子在焉」開篇，以下展開博物先生與蹠華公子的往返問答，「博物先生」一一鋪敘飲食之至樂、章服羽儀之至文、居處之至適、書道之至章、聲音之至極，蹠華公子則答以「願聞其他」、「安事文繡哉」、「奚足道哉」、「書者六藝之一耳」、「願先生少益其說」，之後博物先生申言屈伸消息、順時而動之理，公子乃「俛首深思而未答也」，最後先生推言「鴈有六德」，並勉勵蹠華公子「畜茲六德，協於禎協」，與「鴈鳥群集」吉兆相應，公子才雀躍而起、喟然而嘆，領悟「來鴈之為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其結構謀篇與「七」體相侔。

至於王達〈卻巧文〉，乃感於中唐柳宗元與明代楊維禎前後同題〈乞巧文〉而作。王達〈卻巧文序〉云：

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崖亦常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卻巧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⁴³

柳宗元〈乞巧文〉藉「七夕乞巧」的習俗，虛構向織女乞巧不成的寓言形式，以世人的「巧」與自己的「愚」做對比，整合了嬉笑怒罵的潑辣和抱樸終身的堅定，不僅坦露了自身痛苦和倔強的靈魂，而且尖刻揭露「變情循勢」的世風和「縱橫不恤」的時政。王達〈卻巧文〉則以「卻」字為貫串的主線，揭露當世的巧偽之風，拒絕鑽營官場的「巧」，從而堅定自我守拙的精神。王達〈卻巧文〉全文虛設「天孫」與「王子」的兩問兩答，

⁴³ 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卷22，頁332-334。

王子實為王達自況。全文首先鋪寫「天孫」指陳「王子」困窘的現狀，並指明可以讓「王子」能夠飛黃騰達的明路，但王子不所動；其次，「天孫」由於「王子」不領情而再次說服「王孫」，但「王子」依然堅守自己的愚而不願投機取巧。鄒青《唐後「七」體創作研究》認為此篇：

由「七事一文」變成了「兩事一文」，且是「兩過」，這也是唐後「七」體創作者對「七」體結構的一種創造性理解。⁴⁴

孫科鏤《中國古代「七」體考論》則持不同意見：

至於王達〈卻巧文〉雖虛構王子、天孫以為對話，然則其一無七問七答之鋪陳進程，二無六否一是之行文邏輯，且據其序云，文章乃王達讀柳宗元、楊維禎〈乞巧文〉有感而作，故其淵源大抵可以追溯至揚雄〈逐貧賦〉之製，與〈七發〉諸篇全無干涉。就此意義上說，程敏政以〈卻巧文〉入「七」，無疑將問答元素與七辭體裁混為一談，在拓展的路上走得太遠太深了。⁴⁵

其實，就現存明清文學選集「七」類選錄非以「七」名篇的篇章來看，多已跳脫七問七答的框架，如方孝孺〈公子對〉即鋪陳九問九答，所以王達〈乞巧文〉雖然僅兩問兩答，仍為選家錄入「七」類。這樣的選錄標準，在明代何喬遠《明文徵》也可看到。《明文徵》雖不設「七」體類目，但立「枚乘體」一類，收錄趙時春〈九難〉和〈七秘〉兩篇。明代袁表〈七稱〉序評驚歷代「七」體之作，云：

昔枚乘作〈七發〉，而效者相繼。……近信陽何景明亦作〈七述〉，關西趙時春復作〈九難〉，誠古人之亞匹也。⁴⁶

這是將趙時春〈九難〉視為「七」體。趙時春《趙浚谷文集》卷2收錄〈發難九篇〉，⁴⁷即袁表〈七稱〉所謂之〈九難〉。趙時春〈九難〉全篇託言「浚谷子」與「無人」的九段問答，趙時春字景仁，號浚谷，浚谷子實為趙時

⁴⁴ 鄒青：《唐後「七」體創作研究》（浙江：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頁47。

⁴⁵ 孫科鏤：《中國古代「七」體考論》（黑龍江：黑龍江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頁78。

⁴⁶ 袁表：《袁永之集》卷12。明嘉靖丁未26年姑蘇袁氏家刊本。

⁴⁷ 趙時春：《趙浚谷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卷2。趙時春（1508-1567），字景仁，號浚谷，平涼（今甘肅平涼市）人，嘉靖五年進士，「嘉靖八才子」之一，歷官刑部主事、山東民兵僉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都督雁門等地軍務。著作有《平涼府誌》13卷，《趙浚谷集》16卷，《洗心亭詩餘》1卷，《稽古緒論》2卷。

春自謂，浚谷子分別陳述地理天險、兵馬、狩獵等八事，無人都以「請更其說」推辭，不表贊同，最後浚谷子詳述聖王之志，無人才「倏然謝曰：東夷鄙人習館晏之事，今乃得聞大吉之風，聖王之志，請退而學，不敢復異矣。」可知〈九難〉雖名為「九」，其謀篇明顯依仿「七」體，不過變七問七答為九問九答，與〈九歌〉、〈九章〉一類篇章的結構謀篇與情感內涵並不相同。以其題名為「九」，故《明文徵》另立「枚乘體」而收錄之。

五、歷代「七」體篇章輯錄

許世瑛〈枚乘〈七發〉與其摹擬者〉⁴⁸已蒐羅 54 篇摹擬〈七發〉之作，考察許世瑛所錄之篇章，僅收錄以「七」為名者，故不免摻雜名為「七」而實非「七」、或遺漏實為「七」而不以「七」為名的作，之後游適宏〈七：一個文類的考察〉⁴⁹乃加以補訂增刪，計得 83 篇。孫科鏞《中國古代「七」體考論》⁵⁰收錄從漢迄清「七」體 93 篇，鄒青《唐後「七」體創作研究》⁵¹收錄唐前「七」體 47 篇，唐後「七」體 41 篇，共 82 篇。筆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本文對於「七」體文類的認定，爬梳漢魏六朝以迄明清「七」體之篇章，共 105 篇。以下臚列歷代「七」體作品，依年代先後序列，標明序號、作者、時期、篇名、文獻出處以及存佚情況，以便讀者檢覈：

序號	時期	作者	篇名	文獻出處	存佚情況
1	西漢	枚乘	七發	《文選》卷 34	全
2	東漢	桓麟	七說	《全後漢文》卷 27	殘缺不全
3	東漢	桓彬	七設	《全後漢文》卷 27	殘缺不全
4	東漢	傅毅	七激	《全後漢文》卷 43	殘缺不全
5	東漢	劉廣世	七興	《全後漢文》卷 43	殘缺不全
6	東漢	崔駰	七依	《全後漢文》卷 44	殘缺不全
7	東漢	崔瑗	七蘇	《全後漢文》卷 45	殘缺不全
8	東漢	崔琦	七蠲	《全後漢文》卷 45	有目無辭
9	東漢	李尤	七歎	《全後漢文》卷 50	殘缺不全
10	東漢	張衡	七辯	《全後漢文》卷 55	殘缺不全
11	東漢	劉梁	七舉	《全後漢文》卷 64	殘缺不全
12	東漢	王粲	七釋	《全後漢文》卷 91	大致完整
13	東漢	徐幹	七喻	《全後漢文》卷 93	殘缺不全
14	東漢	馬融	七厲	《藝文類聚》卷 57 (傅玄〈七謨序〉)	佚
15	東漢	酈炎	七平	《古文苑》卷 10 (遺書令)	佚

⁴⁸ 許世瑛：〈枚乘〈七發〉與其摹擬者〉，《大陸雜誌》6 卷 8 期（1953 年 4 月），頁 11-17。

⁴⁹ 游適宏：〈七：一個文類的考察〉，《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7 卷第 2 期，頁 205-220。

⁵⁰ 孫科鏞：《中國古代「七」體考論》（黑龍江：黑龍江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 年）。

⁵¹ 鄒青：《唐後「七」體創作研究》（浙江：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 年）。

16	三國	曹植	七啓	《文選》卷 34	全
17	三國	曹植	七忿	《全三國文》卷 16	片言隻語
18	三國	楊修	七訓	《藝文類聚》卷 57 (傅玄〈七謨序〉)	佚
19	三國	卞蘭	七牧	《全三國文》卷 30	片言隻語
20	三國	劉劭	七華	《全三國文》卷 35	殘缺不全
21	晉	傅巽	七誨	《全三國文》卷 35	殘缺不全
22	晉	張協	七命	《文選》卷 35	全
23	晉	應貞	七華	《全晉文》卷 35	片言隻語
24	晉	杜預	七規	《全晉文》卷 42	片言隻語
25	晉	傅玄	七謨	《全晉文》卷 46	殘缺不全
26	晉	成公綏	七唱	《全晉文》卷 59	殘缺不全
27	晉	孫毓	七誘	《全晉文》卷 67	殘
28	晉	左思	七諷	《全晉文》卷 74	片言隻語
29	晉	陸機	七微	《全晉文》卷 98	缺
30	晉	陸機	七羨	《全晉文》卷 98	片言隻語
31	晉	陸機	七證	《玉海》卷 54	佚
32	晉	湛方生	七歡	《全晉文》卷 140	大致完整
33	晉	段業	七諷	《晉書》卷 122 (呂光傳)	佚
34	宋	謝靈運	七濟	《全宋文》卷 33	片言隻語
35	宋	顏延之	七繹	《全宋文》卷 37	殘缺不全
36	宋	孔欣	七誨	《全宋文》卷 40	片言隻語
37	梁	蕭子良	賓僚七要	《藝文類聚》卷 57	佚
38	梁	蕭綱	七勵	《全梁文》卷 11	全
39	梁	蕭統	七契	《全梁文》卷 20	全
40	梁	蕭子範	七誘	《全梁文》卷 23	全
41	梁	闕名	七召	《全梁文》卷 69	全
42	梁	到鏡	七悟	《南史》卷 25 附傳 (道潛)	佚
43	北齊	顏之推	七悟	《隋書·經籍志》卷 69	佚
44	梁	臧嚴	七算	《梁書》卷 50 (文學傳) (臧嚴)	佚
45	魏	酈道元	七聘	《魏書》卷 89 (酈道元傳)	佚
46	魏	陸暉	七誘	《魏書》卷 40 附傳 (陸暉)	佚
47	先唐	吳氏	七矜	《先唐文》卷 1	片言隻語
48	先唐	柴子大	七折	《先唐文》卷 1	片言隻語
49	先唐	衛洪	七開	《先唐文》卷 1	片言隻語
50	先唐	孔煒	七引	《先唐文》卷 1	片言隻語
51	唐	沈佺期	七引	《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卷 1	全
52	唐	柳宗元	晉問	《柳河東集》卷 ?	全
53	宋	孫因	越問	《寶慶會稽續志》卷 8	全
54	宋	晁補之	七述	《雞肋集》卷 28	全
55	宋	都頡	七談	《容齋五筆》卷 6 (鄱陽七談)	佚
56	宋	王應麟	七觀	《延祐四明志》卷 1	全
57	宋	薛季宣	七屈	《浪語集》卷 54	全

58	宋	潘祖仁 ⁵²	七進篇	《竹隱畸士集》卷 14	全
59	元	袁桷	七觀	《清容居士集》卷 2	全
60	明	金寔	翰墨林七更	《皇明文衡》卷 22	全
61	明	宋濂	志釋	《皇明文衡》卷 22	全
62	明	王禕	文訓	《皇明文衡》卷 22	全
63	明	方孝孺	公子對	《遜志齋集》卷 6	全
64	明	貝瓊	巢雲對	《皇明文衡》卷 22	全
65	明	劉基	九難	《郁離子》卷 1	全
66	明	趙時春	七秘	《趙浚谷文集》卷 2	全
67	明	趙時春	發難九篇	《趙浚谷文集》卷 2	全
68	明	唐順之	鴈訓	《荊川集》卷 12	全
69	明	袁表	七稱	《袁永之集》卷 12	全
70	明	袁表	七擇	《袁永之集》卷 12	全
71	明	陳子龍	吳問	《乾坤正氣集》卷 436	全
72	明	夏完淳	燕問	《夏完淳集》卷 2	殘缺不全
73	明	王達	卻巧文	《皇明文衡》卷 22	全
74	明	何景明	七述	《大復集》卷 3	全
75	明	王世貞	七扣	《弇州四部稿》卷 113	全
76	明	王廷陳	七申	《夢澤集》卷 16	全
77	明	張潮	七療	《檀几叢書》卷 32	全
78	明	鄒迪光	七詰	《皇明文範》卷 67	全
79	明	廖道南	七徵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0	明	顏木	七陳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1	明	陸師道	七介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2	明	邵經邦	擬劉梅國先生 〈七進〉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3	明	汪道昆	七進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4	明	劉玉	擬〈七發〉送 盧先生謝教事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5	明	許應亨	七教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6	明	張文柱	七導	《皇明文範》卷 67	全
87	明	鄭泳	七奉辭	《全元文》57 冊	基本完整
88	明	周伯耕	七對	《七體彙抄》	全
89	清	清聖祖	七詢	《皇清文穎》卷 3	全
90	清	莊承錢	七徵	《皇清文穎續編》卷 16	全
91	清	覺羅桂芳	七觀	《皇清文穎續編》卷 16	全
92	清	陳鴻墀	七述	《皇清文穎續編》卷 16	全
93	清	尤侗	七釋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 15	全
94	清	凌廷堪	七戒	《校禮堂文集》卷 8	全
95	清	馬象雍	七通	《沅湘通藝錄》卷 8	全
96	清	歐陽鼎	七痛	《沅湘通藝錄》卷 8	全
97	清	李慈銘	七居	《越縵堂駢體文集》卷 1	全

⁵² 本文誤收入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 14，作者實為潘祖仁。

98	清	李象鵬	戲擬枚乘〈七發〉	《隸懷堂隨筆：雙圃氏同館賦抄》，卷 1	全
99	清	馬國翰	戲擬梁簡文帝〈七屬〉	《玉函山房輯佚書·續集》	全
100	清	王修玉	越問	《檀几叢書》卷 32	全
101	清	王詒壽	九招	《縵雅堂駢體文》卷 8	全
102	清	金應麟	九稽	《古今文綜》39 冊	全
103	清	包世臣	七辨	《管情三義》卷 2	全
104	清	沈清瑞	七娛	《昭代叢書庚集》卷 33	全
105	清	洪亮吉	七招	《卷施閣文乙集》卷 2	全

六、結論

根據上述討論，可得以下四點結論：

- 一、西晉傅玄〈七謨序〉首先將「七」視為一種文類，漢魏六朝創作繁盛，蔚為「七林」，《昭明文選》、《文心雕龍》亦有「七」之專篇討論，後世總集亦多設「七」類。雖然章學誠《文學通義》對於「七」體能否獨立一體持反對意見，但從枚乘〈七發〉及其摹擬者在虛設主客、問對凡七等結構模式中進行始邪末正的說服，形成特有的結構模式來看，應可自成「七」類。考察「七」的結構模式與情感內涵，也與東方朔〈七諫〉或〈九歌〉、〈九章〉之作迥不相侔。
- 二、中唐柳宗元〈晉問〉與「七」名異而實同，其開創的圖寫山川物產、風土人情的題材，突破漢魏六朝以來「七」體遞相模擬之主題，洪邁《容齋隨筆》「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之譽，洵非虛美。至其沾溉來葉，如北宋晁補之〈七述〉籍隸山東鉅野而述杭州客居之地，都頡〈七談〉猶如一部江西鄱陽之「圖經地志」，南宋王應麟〈七觀〉則被視為浙江四明之方志。至於宋代孫因〈越問〉「倣〈晉問〉意而削其詰屈聱牙之製」，意在「附郡志之末」，明代袁表〈七稱〉、陳子龍〈吳問〉推闡吳地風土地理之盛，進而發揮皇猷；清代王修玉〈越問〉目錄家將其著錄在史部「地理」類，都可見在柳宗元〈晉問〉的基礎上，進一步繼承和發展。
- 三、元代蘇天爵編《元文類》，於卷 45「雜著」類收錄袁桷〈七觀〉一篇，是元代僅見的「七」體之作。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將宋濂〈志釋〉、王禕〈文訓〉兩篇非以「七」名篇而實為「七」者，收入「七」體類目之名下；其後《明文衡》、《明文在》、《七

體匯抄》又將明代貝瓊〈巢雲對〉、方孝孺〈公子對〉、唐順之〈鴈訓〉王達〈卻巧文〉歸入「七」體。考察這些篇章的組織結構，明顯具有「七體」之文類特徵，將其歸入「七」體，未為不可。至於趙時春〈九難〉就其虛設主客與往復問對觀之，雖以「九」名篇，而實為「七」體。

- 四、「七」體歷漢魏六朝、唐宋以迄元明清，作品迭出，蔚為大國。本文爬梳漢魏六朝以迄明清「七」體共一百零五篇，著錄其作者作品、文獻出處與存佚情況，提供進一步研究之參據。